

海男文集·第一卷

粉 色

海
男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粉

海男 著

色



海男文集·第一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 色/海 男著

(海男文集)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8

ISBN 7 - 5354 - 2228 - 4

I . 粉...

II . 海...

III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512 号

责任编辑:田扬帆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5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1701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海男，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集有诗歌、散文、小说共二十多卷，近年来的《爱情传》《女人传》《男人传》是海男最独特的作品。



内 容 提 要

女性的灵魂自在，是海男小说的一面旗帜，这引出海男的一个小说主题，爱情的流浪—美丽的女人—不断的性爱。粉色，是一个女人的爱好与梦幻，也是一个女人的美丽与幸福，然而它捉摸不定。横断山脉的秋祭，像是祭奠那刻骨铭心的初恋，又像是诉说梦幻色空。但它不是。它只表现一种心灵与性的自然而然。

目 录

粉 色	1
关 系	42
没有人间消息	83
圆面上跑遍	134
横断山脉的秋祭	177
理想主义者	221
诉 说	256
疯狂的石榴树	301
 魔 味	 342

粉 色

星期天的太阳升起在窗帘上时，罗韵才醒来。这是她婚姻生活的第一个星期日，所以，这也是她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她睁开双眼，从她躺在这个男人身边时，她就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我已经结婚了，躺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罗韵二十六岁嫁给了肖克华，在这之前，她与肖克华的恋爱却历经了六年时间。十九岁生日的那天晚上，罗韵认识了肖克华，而肖克华又是罗韵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男友陈涛的好朋友。那天晚上，是陈涛将肖克华带到罗韵十九岁的生日聚会上的。十九岁是罗韵最快乐的年龄，在十九岁的那一年，罗韵几乎没有任何烦恼，心灵中连一丝波纹也没有，她在 G 城那座著名的有云杏树弥漫出绿色空气的校园中穿来穿去。她是哲学系的学生，可她并不喜欢哲

学。当她在哲学词典中穿巡了一遍出来后，就坐在校园门口的一百级台阶上等待陈涛。

陈涛比她年长五岁，已经从法律系毕业，如今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涛总是带着罗韵去一些别的地方度过周末，比如这座城市里的动物园、翠湖公园等等。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时，说话的总是陈涛，他诉说着他工作中的烦恼，而坐在对面的罗韵总是微笑地看着陈涛。她有一张微黑的面孔，前额宽阔，披着一头黑发。陈涛说话时，她的眼神总是很凝固，这使得陈涛说话更加流畅。也许是有一个倾听者，陈涛有一种倾诉的力量。而就在罗韵十九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她的生活突然被改变了，肖克华闯进了罗韵的生活之中。实际上，罗韵并没有对肖克华有什么印象，在那天生日聚会上，她身边簇拥着许多朋友，但除了陈涛和肖克华之外，大都是罗韵哲学系的男女同学。肖克华从此以后开始了对罗韵的漫长追求。六年以后，罗韵嫁给了肖克华，而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在这六年之中没有停止过与肖克华的约会。可以这样说，肖克华是罗韵的第一个追求者也是第一个求婚者，也许这是惟一的原因，罗韵就这样嫁给了外科医生肖克华。

她嗅着他身上的气味，他衣服上永远有一种乙醚味，从他第一次与她约会时，他就把这种乙醚味带进了她的生活。结婚了，在历经了与肖克华六年时间的频频约会之后，罗韵躺在了一个男人身边。历经了漫长的恋爱，她第一次将自己的裸体展现在外科医生肖克华身边。他开始抚摸她，慢慢地用他的手使她的身体不再痉挛。之后，他们结合了。除了拥有婚姻的契约之外，他们也开始在肉体中结合，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是罗韵在过去从未感受到的生活。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呼吸急促，当肖克华拥抱住她的身体问她爱不爱他时，她

点点头，她闭上双眼，她没有别的世界，在此时此刻，躺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给了她另一个世界。所以她告诫自己：我已经结婚了，躺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

罗韵睁开双眼，窗帘上的阳光使她清醒地意识到黑夜已经过去，星期天的早晨已经到来，她打了一个哈欠——一个懒洋洋的从婚姻生活的空中楼阁顶部散发出一团迷雾，有些像烟圈，那些吸烟的人从嘴里喷射而出的干燥的烟圈。因而，她感到了自己的嗓子有些干涩，她不能再继续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躺在床上。她已经起床，但又回过头看了看零乱的枕头和床罩，她想起了性，婚姻生活中的性。这张床是性的全部——但她没有去寻找答案就穿着白色的丝绸睡衣站在窗口。她又打了一个哈欠，将窗帘拉开了。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罗韵眯着双眼，看上去她的眼睛就变成了两条缝。罗韵有一双单眼皮眼睛，曾有人说她长得像日本女人。她的身体柔软，举止轻盈，加上那副单眼皮确实像一个温柔而单纯的日本女人——令男人们值得信赖的那类女人。所以，肖克华历经了六年时间来追求罗韵，而罗韵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男友陈涛呢似乎永远把罗韵当作自己的倾听者，无论罗韵的生活怎样改变，这似乎都影响不了他与罗韵的关系。

肖克华给罗韵留下字条，今天上午他去参加一个大型手术去了。肖克华在留言中表示了他的歉意和爱，罗韵很理解肖克华的工作，从她与肖克华恋爱以来，她就慢慢地开始理解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她嗅着从他身上弥漫过来的乙醚之味，似乎溶进了那气味之中，只有那气味说明他是属于医院的。他执着手术器具，决定一个人是死去还是活着，也许正是理解了这一切，她进入了恋爱的角色，虽然她并没有感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种风暴似的爱情。在未进入恋爱之前，她在

作为旁观者看到公园中成双成对的恋爱者时，她就坐在公园深处的一把褪尽了颜色的椅子上，她对自己说，爱情应该是一场风暴。她眯着双眼，看着树阴中的男女在拥抱、亲吻，她想着自己有一天恋爱了，感受到的一定是风暴而不是别的什么。婚姻终于降临了，她品尝着那滋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场风暴，但婚姻已经笼罩在她头上。哦，电话铃响了，这是星期天的早上在这座婚姻的楼阁中她听到的第一种声音。她的身体有些兴奋，仿佛从一种被禁锢的氛围中抽身而出，她冲出卧室。电话在另一间房子里，她将电话抱到膝头，黑色的电话线似乎缠绕着她的身体。她喂了一声，接着她脸上露出了微笑，这微笑很明媚，似乎是从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发出来的。她回答道：“我马上到公园来，好吗？对，不见不散。”

她已经放下了话筒，但仍抱着那架黑色的电话机。电话是陈涛打来的，陈涛告诉罗韵，他心请不好，想跟罗韵谈谈。罗韵是倾听者，她已经习惯了坐在陈涛对面——她能够保持着专心致志的神态，听清楚陈涛所说的每一句话。陈涛几乎会将他所有的烦恼都告诉罗韵，坐在公园里，喝着茶，别人以为他们是一对恋爱者，殊不知，他们俩在一起时却从来没有在爱情的河流中蹚过一次。久而久之，他们像是一对没有性别的男女，罗韵没有对旁边的这个男人产生过一点幻想。她的角色是清晰的，往往在最后，当她倾听完了陈涛的叙述之后，她会用几句话安慰他。她的语言简单极了，比如：“你不用为这事烦恼，过了明天事情就会变得好起来。”她一边说一边侧过身去看着公园深处飘起来的那些蓝风筝。她的嘴唇有一丝微笑，把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引向那些蓝风筝。后来他对她说：“罗韵，我们放风筝去吧！”他没有了烦恼，他们对着天空放着一只很大的蓝风筝。一个休息日结束

了，他和她走出了公园的大门，他用他的轿车将她送到她的住处，然后他再离去。这样的生活似乎从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她与肖克华进入恋爱的状态中时，她也会听从陈涛的召唤，陪他到公园和郊外去。

罗韵现在又听从了陈涛的召唤，她轻轻地拧开衣柜的弹簧锁。在结婚之前，肖克华已经为罗韵准备了十几套时装作为礼物送给罗韵，而罗韵却从来没有试穿过。今天是星期天，而且她已经与陈涛约定了时间，两个小时后陈涛就会开着轿车到楼下来接她。罗韵面对着那些时装，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样不知不觉地接受着时装的诱惑，尤其是那套白色的时装，它像是衣柜中惟一的诱饵使罗韵的手伸了进去，她的指尖已经触到了时装柔软的布料，她发现自己已经感受到了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她似乎能够把自己一分为二，其中一个在想像自己穿上那套白色时装的情景，另一个却是旁观者，就像一面镜子映现出一个影子，自己就在镜子之外看着那团白色的影子。罗韵决心试穿那套白色时装了，她脱下丝绸睡衣，不错，她需要把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扔去。自从看到衣柜中那套白色时装之后，她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柔软的长裙更像水中的泡沫，其质地仿佛使她的身体躺在浴缸中的白色泡沫中一样，她头一次用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了一条长裙给予她的惬意，二十六年来她还是头一次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变化，哦，那变化竟然是一条白色的长裙给她带来的。她抬起头来望着镜子，她真的有些惊讶，那个眯着双眼的女人，身子像蛇一样柔软，她会是自己吗？她的身体有了线条，十分流畅的线条使她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她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那热烈的身体颤栗了一下。

两小时过得那样快，她几乎是面对镜子度过了两小时，似乎只有镜子才能使她的身体敞开着。她穿着那套白色长裙

出现在楼下。她已经看到了那辆黑色的轿车，但发现轿车里面的那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她，他的视线似乎与她擦肩而过，停留在别的地方。她的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她站在车门口时，他惊讶得有些不相信地看着她。

罗韵坐在他旁边，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启动了车，目光停留在马路上。轿车终于驶出了郊外，罗韵以为出了什么事。她问沉默不语的陈涛，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陈涛摇了摇头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变了，罗韵？我过去从来没有发现你的漂亮，现在，我感觉到你漂亮极了，罗韵……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这种变化，我有些心跳……”罗韵嘘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并没有什么事发生。她听着陈涛刚才的话语，转而感到惊喜，因为陈涛从未说过她漂亮，也从未在她面前表现出对她的新奇，而且是令他心跳的。罗韵看着陈涛，他在电话中告诉过她，他想跟她谈谈，因为他心情不好。不过，看上去似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坏情绪。罗韵说：“陈涛，有话就告诉我吧！”陈涛说：“罗韵，自从看见你的那一瞬间，好像所有的坏情绪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罗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我是想告诉你，我想跟你的同学亚静结婚……”“哦，亚静？你们俩……”“我们俩已经认识好久了，但是关于结婚的事情……我迟迟未下决心……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与亚静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还从未对你说过，对吗？”罗韵点点头，她的眼前出现了亚静的身影，她毕业以后分配到报社做记者。亚静与她的名字很不吻合，她的名字像一道月光一样沉静，而她本人却像一团火焰，也像一块磁铁。如果她喜欢一个人，她会不顾一切地得到他。对于亚静与陈涛的这种关系，她还是头一次听说，当她想起亚静时就觉得四周有一圈火焰荡来。陈涛说：“罗韵，快到森林公园了，我还是第一次带你到这片公园里来……”罗韵点点头，

她显得有些迟疑，也许是那火焰仍在她的视野之中荡来荡去。

陈涛将罗韵带进了森林公园，这是一座郊野公园，四周散发出松针的香气。陈涛依然像以往一样寻找幽静的角隅作为他们谈话的场所。他走在前面，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他似乎想在这个世界猛然建立起四道篱栅，让外面的人无法走进来，因为他已经习惯每隔一个阶段就要寻找到那个让他信赖的人，从而使他滞留在喉咙中的那些语言倾诉而出，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他面对着那双单眼皮，宛如面对着一股清澈的细流，他似乎可以什么话都告诉她。等到他将所有的语言倾诉完毕时，他好像是累了，又好像是变得轻松了。他神志恍惚，和她去放那只蓝风筝，一切都像梦一样简单，他与罗韵的这种生活就这样已经延续到了今天。现在，他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角隅，因为他明明从许多僻静的角隅通过，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停留下来。罗韵眯着双眼，她第一次感到陈涛的焦躁不安，他有些像一只草原上的困兽，他到底怎么了？罗韵跟在身后，陈涛突然说：“罗韵，这里没有一个谈话的地方，还是到我住处。罗韵，你好像从来没有去过我的住处，对吗？”罗韵点点头，她与陈涛交往已经有许多年了，实际上他们从青梅竹马长大的那天开始就从未停止过交往，但他们的交往仅只限于谈话，而谈话的地点总是在公园或者咖啡厅。既然今天他带她到他的住处去，那么就去看看他的家吧，罗韵答应了。然而，她觉得陈涛今天的情绪有些变幻莫测，他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诉自己？罗韵想，也许他是真的想与亚静结婚了，那么，就祝贺他们吧！

二十六岁的罗韵也许算是陈涛的知己，因为她一直伴随着他，并理解他叙述中的烦恼，当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说话时，她喜欢雪茄的味道，喜欢一小股烟从雪茄和手指缝中

冒出来。她理解他并给予他语言的安慰，直到她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但她仍然喜欢听从陈涛的召唤。

他用钥匙开门，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似乎一直是慌乱的，这不像他的风格，他平常做事很沉稳，罗韵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慌乱和焦虑不安。钥匙被他捡起来了，她听到钥匙已经伸进了漆黑的孔道，钥匙已经接触到了齿轮，钥匙一转动门就打开了。罗韵站在门口，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门口，她有些不大习惯他把她带到这里来，但她很快就调协好了自己的窘态。是的，也许到这里来，他谈话更方便一些。他关上门，突然一种令人窒息的拥抱扑面而来，罗韵感到自己的血液已经不再流动了。她肩上的包掉在地上，她听到他急促地呼吸声，她完全被他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她试图挣脱出来，但她后来再没有挣扎。她似乎一直紧闭双眼，任随他把她带到别处去，她似乎感觉到了想像中的那场风暴，而这仿佛就是。她有一种即将窒息而死的感觉，仿佛感到他带着她在峡谷中行走，而她的身体就是那道峡谷，他就在她上面，在她身体的上面晃动着，说着梦呓般的语言。她和他躺在木地板上，好久以后，风暴终于停止了，但她仍然闭着双眼，直到他吻了吻她的前额，叫了声她的名字。她似乎从梦中醒来，睁开双眼，他就躺在她旁边，头紧靠着她的头。他对她说，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跟她这样，今天无法控制自己，请罗韵能原谅。罗韵睁大了双眼，听完了他的解释，有那么一会儿，她脑海里空空如也。但她竭力想回到现在，回到她所置身的房间里来。

在风暴里，性爱像燃烧她身体的火焰，她开始时挣扎是为了摆脱它，但后来却被那团火焰所燃烧着。在那场风暴里她真愿意被燃烧而死，但风暴突然结束了。罗韵睁开了双眼，他已经在她之前回到了现实之中，到暖水瓶旁边为她去

沏茶了。罗韵站起来。当她从那给她带来过风暴的地板上站起来时，她突然感到与陈涛多年来的那种纯的、没有男女性别的关系转眼之间突然被改变了。她站在窗口，想起了肖克华。在风暴之中她一直没有想起他，直到她重新回到现实中。因而，她似乎在窗口荡来的风中嗅到了肖克华身上的独特气味——乙醚。她想起了他们之间的婚姻楼阁，而他们的婚姻刚刚开始一星期，她就背叛了他。

有钥匙在转动，似乎是从房间里沉滞的气氛中传来的。罗韵本能地瞧了瞧自己白裙上的皱褶，这是那场风暴留下来的痕迹。刚抬起头罗韵就与进屋来的亚静的目光相遇了，亚静见到罗韵并不惊讶，因为她知道陈涛与罗韵作为好朋友的历史是从儿时的游戏开始的，她甚至没有发觉罗韵的目光是异样的，所以更不会发现罗韵那套漂亮时装上的皱褶——可以看出来那些不平静的皱褶是一个故事，一个在风暴中发生了的故事。但犹如一团火焰般的亚静缺少判断力，也缺少对所追求的对象陈涛的足够的、精确的了解，所以她根本没有觉察到在她进屋之前，房间里那场强烈的风暴。陈涛端着沏开的茶水出来了，罗韵第一次感到陈涛是如此从容，仿佛他们俩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甚至当他将一杯茶水递给罗韵时也没有什么破绽。他不愧是律师，很轻易就平衡了身体中晃动的砝码，他简直是一个老练的演员，面对着用钥匙开门进屋的亚静，似乎在说：喏，你来了。罗韵抑制着自己身体中的颤栗，她知道自己会在这房间里戏剧一般的气氛中成为一个笨拙的演员，因为她不是老练的陈涛。所以，她已经选择了从这间房子里尽快过去，看来只有出去才会逃离这场令她颤栗的、荒谬不堪的戏剧。她站了起来，也许这正是陈涛期待中的事情，因为他没有任何挽留她的意思。倒是亚静在挽留她，亚静说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问她是不是

仍然在那家广告公司工作。罗韵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她，她想尽快到门外去，到那场风暴之外去。为了逃避，她告别时连头也没有回，她那散开在肩上的长发遮住了裸露的双肩。当她顺着楼梯的一道道阴影终于来到大街上时，她如释重负，感到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笨拙的演员了，她再也不需要进入那种戏剧般的情节之中了。她要了一根冰棒，她小时候很贪恋这种坚硬而冰冷的东西。她一边行走着，一边用舌尖吮吸着，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使她回到现实。有那么一会儿，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女孩穿着紧身弹力牛仔褲从她身边走过去。她那青春的腿和顾盼的目光似乎在精力充沛地关注着一切事物。罗韵看着那个女孩的背影，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女人，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再像那个女孩一样充满活力了。她将冰棒的那根木棍子扔进一只淡绿色的垃圾桶。热风将她的裙装吹起来，风暴中的那些皱褶慢慢消失了。

那天傍晚，罗韵准备了晚餐等待着肖克华回来，也许是为了赎罪，为了让自己结婚才一星期的背叛行为在精神上得到缓解，那天傍晚，罗韵用尽了自己的全部本领和想像力烧了十几道菜，屋子里到处是油烟和各种调味品的味道，罗韵穿着另一套粉红色短裙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那条小径，而阳台上的晾衣架上挂着那套洗干净了的白色长裙。罗韵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浴室，当她站在水蒸气中洗浴出屋时她找到了衣柜里的那套粉色短装。粉色是一种柔和之色，罗韵在粉色中感到自己开始做一个妻子了，所以，她把那套白裙抛进了洗衣机中，她关上洗衣机，听着机内的旋转声，她感到了那些皱褶终于没有了。她抬起头来，看到肖克华身着西装的影子，还看到了他鼻梁上的那副眼镜。她像一团粉红色突然飘到门后，肖克华将钥匙塞进门上的锁孔时，她的心跳动

着，这是异样的心跳，在她与肖克华恋爱六年到结婚的这一过程之中，她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心跳。因而她显得有些兴奋，当肖克华进屋时，她快得连她自己也无法想像地就抱紧了肖克华的腰。她在他的背后，有一刹那，她突然感到自己想哭，但她抑制住了自己。

肖克华把她拉到胸前，他似乎也发现了她的那种变化。她全身飘荡着一种粉色，她把他引到餐桌前坐下，浑身乙醚味的肖克华感受到了家庭的气氛，罗韵给他带来了从手术台上下来之后的生活，但他并不知道，在这漫长的一天里，罗韵有过一场短暂的风暴。但不管这场风暴有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在那天傍晚，罗韵为肖克华准备的晚餐中，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坐在身边的那个年轻的女人正在让他感受到一个家，感受到她全身飘荡着的那种粉色。而罗韵呢，她两手放在餐桌上，她的嘴唇开始动起来，她也许在自言自语，也许是告诉坐在身边的肖克华，生活将如此继续下去，由这晚餐开始，由帷幕挂着的那块金黄色的浮云开始，生活将从这里开始。她仿佛有许多话要告诉别人，从今天早晨的电话铃开始响起来时，她确实经历了一场风暴，虽然她此刻没有细细考虑她与陈涛今后的关系，但她知道，她与陈涛的关系已经被今天的这场风暴所改变。就在这时肖克华站起来打开了电视机，晚间新闻已经快结束了。肖克华坐在黑色沙发上，她看不见他的背，只看见了他的头，他已经换了另一个频道，嘈杂的声音正在转移肖克华的视线。而罗韵并不喜欢电视机的声音。上班了，明天就到广告公司去上班。明天是什么呢？罗韵把那些餐具搬进了水龙头下面，洗涤液激起的泡沫已经清除了那些油垢。她弯着腰，听着水龙头的声音，她开始从容不迫地将各种餐具放进柜子里，这时候似乎一天快结束了。她将双手从水中伸出来，回到了卧室。她